技藝類

○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同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工

○粵無鎛（音博 治田之器也）燕無函（甲也）秦無廬（兵戈之柄也）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亦周禮考工記所言也注曰粵之無鎛也以下皆釋上四句之義）非無鎛也云云言人人皆能作是器故其工不以名著也

○考工記又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

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又云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注曰天時有寒暑之殊地氣有剛柔之別均之為材而美惡分均之為工而巧拙異材既美工既巧必得天時地氣相合其器可至于美善倘材美工巧而所作之器有不良者蓋由不得天時地氣故日考工者舉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理也

又曰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音　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音勒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注云上以地氣結此于地氣獨詳言以証之而又以材美天時申言之也橘枳一段言地道之化使然也削書刀也鄭刀一段言使此五國之人遷于他國而制是器則亦弗良蓋由物性之宜使然此言地之有氣也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也此燕角一段言材之稟天時地氣自然而美者也泐石解散也澤釋也此一段言物之係乎天者然也

又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

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音栗段音瑕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音運韋裘設色

之工畫繢鍾筐㡛音芒刮摩之工玉楖音櫛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音放註曰攻治也刮摩者刮以成質摩以致精也摶音團

埏聚也埴土粘也廬戈戟矜柲也匠為宮室溝洫之類者車為耒為車者梓為筍虡飲器侯者築劑也冶戈戟也鳧鍾也㮚量也段鎛也桃劍也鮑治皮也韗鼓也韋夆倣物體曰畫分布采色曰繢二者相須也鍾染羽也㡛湅絲也玉圭璧也陶瓦也旊簋也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正略記其事耳後書係曰某人者以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所云某人者如輪人輿人弓人廬人之類其曰某氏者如築氏冶氏桃氏鳧氏㮚氏段氏韋氏裘氏鍾氏等是也

○劉氏曰考工之屬三十非官也特工人之號耳工人各以所治而屬號舉其號而所治之藝云隨之缺其六者歲久而亡也

○考工之屬三十或云三十二者以輪人二車人二也三十二工之中惟弓矢為獨詳蓋弓之矢為用甚大古人以射御書數並言之非獨兵家所用也

○古周禮考工舊叙曰考工記其殆遂古之書而周人輯之歟何器與名之不近人也蓋昔未有

物之先創自聖人乃始為籍以教天下傳後世已得其傳一童子執行一工人成墨即人
人便矣焉用記為執迂漫之儒而區區運神為匠氏役也則此書為古初無疑也字奇
而法辭當而鏗不與五官同古文也營國經野不與五官同者古奧沕瀍也文辭曲折
以文為真大巧若拙也百籍皆有偽獨此書以技故儌然于秦焰之間而弗為避後之
儒者亦鄙以技故弗為名也然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技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余讀五官逮於瀍度而不敢紓氣至考工則顏而解頤矣猶之接嚴賓之後而
逢好友與之鼓掌而矜射覆也儲與扈治精揺靡覽愚何幸覩之或曰形而下為器成
而下為藝子何尚之歟余曰不然也道者倏忽為宰寂寞為尸非得形則神無所用
故上聖有言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
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一器一用何非聖人之神又況托之好辭以通神明之戶牖

而開百世之亂亂者手於五官見晚聖人之神於考工見工聖之神余嗜其神也

徐幹曰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修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事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名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遊手有罰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 出中論

韓子曰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顔之推曰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 出家訓

○太史公貨殖傳曰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
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
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
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系述曰物者道之形體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
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如天地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為明聖飛
類得之則為鸞鳳走類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
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栢石類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
○李旴江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衆之殘政之害也是故聖

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太宰授之職閭師責其功故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材征以濟經用無惰而自安無賦于粮食是富民之大本為國之上務也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於鎛籧除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王制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癈疾之人猶有所役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肩相摩轂相擊而吏不以是罪之主不以是棄之謂之何哉

清豐志曰臨池之業亦有風尚起於科斗降於大篆今則易質以妍米帖蘇文遂成濫觴受偏側之風亂古雅之度此亦可以占氣運余因於文苑之外別樹一幟以遵墨壇如舊志所載者北魏竇遵以善書拜庫部宋晁端彥文章字法朝野宗尚當時宮闕碑多出其

手惜名帖不少槩見未知於逸少何如然據其善楷篆固不失正始之音亦揮毫振紙意外之殊妙也志書藝

○倉頡廟碑記二篇內載字藝之說附寺廟類內

宋晁端彥字美叔運使晁仲衍之子晁說之之父也與章子厚同生乙亥同榜及第又同為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寄以詩云寄與三同晁秘監謂此也紹聖時子厚入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相背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為陝守美叔謂所親曰昔三同今百不同矣

○晁端禀字大受文莊公晁宗慤之孫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晁仲衍之子也七歲奇警過人二十而通六經百家之說為文捷敏如水就下早有名譽登進士為保德軍掾洛州推官號寂默居士

○曲陽縣誌曰地之有圖周官載之矣水羅而山列圖繪而經注不出戶知天下畫沙聚米可掌上觀也曲陽于常山中山鉅鹿保定三四郡國府路間或彼或此其自隸若以州隸或

分或合代各不同今雖倒馬諸關全勢不轄然峰燧必經時賑與共敢忘土訓哉述圖經志

○滑縣誌曰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漢置司空郡國地圖唐宋皆有圖經蓋不越尺幅而方域内外已燭若列眉今敬誌滑無圖何考因作圖經首郡總圖本所隸也次縣總圖明所界也再次縣城縣治文廟水經諸圖詳所主也星野圖明占驗也十二景圖標名勝也百里疆域千古形勝俱儼然撮諸目前觀之者勿以其近而無奇作嚆矢忽也

○是技皆可成名天下惟無技之人最苦片技即足自立天下惟多技之人最勞

○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示樸藏拙古之至人

○顏魯公座位帖古色在筆墨之外米南宮天馬賦新意在筆墨之内二帖合看可得形神之全生熟之法 出口天從先小窓自紀

張憲翼琴譜序

雲間董其昌

余讀馬季長琴賦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於庭何琴德之深哉迺流波輟鼓於鍾期而一曲廣陵散叔夜之後亡聞焉豈寥寥千載無一足鼓琴者而遂靳焉不傳也余昔抱痾山中居恒無事輙游情六藝之途金石管絃不離於御而尤雅好琴辨材定制按絃協律追元音於太始別宮商之雅淫間閱諸家選譜大都襲舛傳訛而於聲音韻調茫乎未有得其解者會不佞客宦閩中與潭之右族張生曾有一日之知暇日攜所纂琴譜問序於余余卒業其中見其芟繁去穢校訛辨真音調指法之間不啻詳矣以視諸家選譜何異魚目之於珠而珷玞之於玉也因相與焚茗焚香拂玉軫令耳一鼓聽之若鸞鳳和鳴而手敏心閒音韻自叶拊絃按節琴我俱忘咄咄張生進乎技矣雖伯牙揮手叔夜理徽何以加茲此集

行徽獨古操之遺不至絕響存雅卻鄭且令人有遐思焉語曰善作者未必善鳴善鳴者未必善作兼之者其張生乎因序而弁諸首

琴譜自序

古潭張大命 字右袞

余不佞雅有古癖髫年時嘗從家大人遊吳會泝金山雲陽以觀鍾阜之勝而燕磯牛首諸名區無日不興二三君子浮白引觴於其巔山川暢目禽鳥親人自是而蓄古收書品綠弄竹無不雅好既而自惟天定生才有限聰明幾何何以紛紛為也遂謝絕諸好而獨以焦尾為嗜痂之嗜矣朝夕收古斷紋及諸名家指法十餘年於此道業輯有琴經十四卷因念琴之必需夫譜猶車之不可廢夫轅也玄徽雅調固在神解而入室升堂必由印證第舊所傳者沿流既久錯謬殊多魯魚亥豕因仿傳之誤而杕杜金根復考校之訛如波斯流歸宿無地不佞心甚痛之故又不辭歲月之勞爰纂為

琴譜數卷自宮商以至外調或出自名公之指授或出自名譜之刪裁稍加印定藏之笥
中期有賞心者共商確之迨庚戌驅車長安道陟金臺故址并擊筑悲歌舊處亦挾
奚囊襲以往固興諸大方相質證為彈射其藏否殊覺有所得既而劍術未售復歸
東山之阿山光水色摩盪人心胸如故也始嘆曰吾有舊業在何以一時之雞筋為盍裒次舊
聞再加修飾將出以問世遂授之客客曰昔嵇叔夜得廣陵散託言冥授嚙不以示人此故是
秘癖足下勿效之惟爾家司空博物志至今傳不朽爾當以是編付之殺青以公同調者庶幾
四海有神交也他日相遇中原則不待投刺而稍知已矣予敬諾而登之梓

嗜痂之嗜 廣快書云劉邕好食人瘡痂孟靈休褫取未落者餉之案敬好飲人血左右姬妾刺臂吮之然邕于南康國吏三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鞭成瘡痂以給膳尤是奇事

魯魚 古人簡牘磨滅有以魯為魚亥為豕者 ○ 家語云卜商反衛見讀史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三豕也己亥耳讀史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

金根 詳解序文類山堂肆考序內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射之于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馳驅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礼之威儀至于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于礼習其干戈于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于武備固脩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于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動于四體達于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于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于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于心夫豈

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從之于內外以持其身養其性者至于如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
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其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林就道德
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礼成于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于樂昔
堯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
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于持其身
養其性凡有得于外者皆不能其得之于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林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余所以懼不至于君子而入于小人也夫
有待于外者予既力不足而于琴粗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
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于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于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
余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

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于世云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〻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為尉於劍浦區〻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

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和之心處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其述琴猶形模之也至云聽之以耳應之以手數句則是解脫通悟於文而移解於琴耳悟此為文亦彈丸手矣 伯敘先生

楊子失意人也歐公於別時有難為情者知其幽憂以琴解之玄言神至 盧元昌謹識

弈原

唐 皮日休

問弈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作是以教之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弈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彼失此如蘇秦之合縱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秋為出必用吾言焉蓋常論之碁之為用初非人間之事始出於巴邛之橘穆王之墓繼出於石室又見於商山乃仙家樂道養性之具也道端托始於戰國之時若孫武鬼谷孫臏龐涓蘇秦張儀輩各因戰鬬之法顯名當時是其模範想像而托興於碁以敷其義故兵法十三篇棋經亦十三篇其戰鬬場陣之說不少差殊況碁之布置如兵之先陣而待敵也棋之侵凌

如兵之強弱未分形勢爲峙也棋之用戰如兵之封疆端重而全形勝也棋之取舍如兵之轉戰之後取舍不明患將及矣夫權輿合戰虛實自知審局度情或奇或正皆體其常而生其變也至若有無相生遠近相成强弱相形利害相傾非精於戰鬬者又豈能纖悉以備其情哉以是而觀此誠戰國之諸君子取仙家消磨歲月之物而與夫戰陣之義也詎不然歟

項聲國奕秋文云天下有道德之人名足以垂後世有功名之人業足以勒千秋乃有不道德不功名即借一技以自神其智之用者其惟奕者乎且奕之道如用兵焉其局之嚴肅是湯武之征誅也其陣之詭詐是五霸之搶攘也其鋒之無敵是秦楚之梟雄也其勢之莫禦是燕趙之精銳也而奕以一藝之微天下之勢盡寓於是使擅之者因以名振當世而群聚稱之曰奕秋云

奕墨序

韓人王國泰 字明廷

文章關乎氣運世共信之然有變而不變者憑夫人之精氣神加注乎其間由此觀之惟奕亦然奕雖近於數而實通乎理入乎神幾乎化古昔固多名手迄今風氣聿新英才蔚起尤有推陳致新得心應手之妙苟不溯顯闡幽則其繩墨終不表見于天下壬寅春三月余偕曹子元尊名五美過吳門遇李子元兆旅江岑寂每覩二子對壘為快冬杪歸來王李二先生選訂奕墨余見之正如諸葛之祁山奇如淮陰之泜水至奇不偏正正不離奇九地九天陰陽莫測則又如小范老子胸有數萬甲兵者即使數世而後豈可得而磨滅哉擬之於墨韓文起八代之衰茲譜樹千秋之幟復奚讓焉

奕墨序

西陵王 燮 字雷臣

嘗讀古技雜傳見往代以奕擅名者史不數人近遠余所傳聞如宇內稱曰國手亦僅屈指可數然其生也後先異時其遊也南北異地求其兩相對壘並驅爭先如項羽鉅鹿之戰諸侯壁上之觀未易易觀也明季林

過尋讐於京邸大小百餘戰仙譚新畧中多載之可謂極全局之盛矣然惟時林年已耄過氣方新至今
觀者有遺憾焉甲申以還　清明曷草海内國手凡十數輩往来江淮之間十餘年未嘗虗席如過百
齡許在中周元服汪幼清周懶予姚顲孺汪漢年周東侯盛大有李心雪林符卿李元兆諸手争雄競嬴
累局不啻千盤所記録者十纔一二而以理李先生囊括遂至六百餘局富有神奇古無是也年来伯齡幼
清相繼凋謝撫枰歎予不勝人琴之感會壬辰秋季子心雪来淮取諸人所匠意者一一而揚扢之賞心百篇
標其名曰奕墨余乃亟賛其橥曰此皆諸人心血也何可使之不一流布乎竊嘗方之帖括坊刻行書汗牛充棟
轉盻已成臭腐獨闈牘遠歷年所如玉光劍氣不可磨滅豈非以風簷寸晷之下國之元氣與士之精神所翕聚
而為之者耶夫人之智慮以相迫而後生機鋒亦以相逼而愈出必輸無所不攻而後墨無所不守兩賢相阨振
古如斯又況得失所關通乎命數勝負之機決於俄頃奕雖小道亦若實有造物者睨於其旁安得不成变
化而行鬼神乎今試取諸子成局而覆陳之其間後先勝敗之故與所傳角圖殘局了不相關故知一

人之智一隅之見雖揣摩盡變未可語於通古也圖大而遺細略緩而赴急譬之大烹鼎列不擇片臠白刃在前不避流矢因其意之所注並觀其意外之防或靜或躁或驚或暇或矜或慎盡得其喜懼之情以驗未戰克受福之實為之躊躇四顧慘淡經營為之解衣盤礴淋漓滿志孰謂已往諸人不躍躍楮間紙上也哉

李子燮 字以理陝西同州人己丑進士

奕墨後序

往者聞諸友人之論奕曰前輩臨局務尚寬大後世動用格殺或以為奕亦有氣運焉是耶非耶夫藝以載道道以御氣氣以爭勝道以制勝氣者時制之道者非時之所制也善奕者不以氣用奕而以道役氣若費文偉之暇豫集事謝安石之鎮靜臨戎其氣蓋先定也彼所謂用奕而不用於奕者也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也舌至柔也而齒至剛也齒缺齒折而舌不與焉故戰克而攻取者非奕之上義也用奕之道柔以制剛弱以制強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兵刑所以戢亂而非所以致治雖風會所趨好尚各異今古無同要其制勝之道則未之能以易矣是故奕無戰亦無戰勝夫惟無勝是以無不

勝負不審於形勢之故與權衡之道疾視盛氣務徒殺以濟之未有能濟之者也茲選也自林符卿過百齡諸人以後海内諸名手皆收其善局而品隲之亦復發其蘊奥可以懸諸國門者精刻而布之矣爾宜王先生標其目曰奕墨夫奕兵象而墨則文事亦猶兵交於前免胄而趨風執橐而攝斂手集群品而而皆軌於奕之法度約其氣而歸諸道者歟然余又有說焉唐天寶中姑婦譚奕使王積薪棲簷下而聽之教以局外之道也積薪復以局中之事請非姑婦之意故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今觀當局者注視凝索於方罫之間日不及食夜不及寢形瘁神疲而不止也而旁觀者顧澹然無意於得失之數因知姑婦教積薪於局外觀也

○罫 胡卦切音話礙也又碁局線間方目謂之罫韋曜博奕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書石梁鴈宕圖跋

徐渭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遍生津一遍生渴不如直啖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画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善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徐渭 天池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並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徐文長 青藤道人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焉君博古君子也褱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生之人耶

跋朱太僕十七帖

徐天池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絫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書趙子昂所爲道德經

徐渭 又假名田水月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曹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為尤媚然可以為稿溢頴鹿鹿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米南宮墨蹟

徐渭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跋覺斯王鐸　劉餘祐二公帖

於陵李化熙字五紘

緒顏魯公書覺其正人君子之氣透過紙背書自從來以人非僅僅遊藝之事貴其有跡可傳者也余素欽王劉兩先生高躅不可到頃於長安酧荅中每得其片幅旋喜而緘之時櫛壁上以當坐卧積成帖因倩善手上石而藏其原本復添丁以付之鹿鹿人索得坡公書輙詣肆換羊余雖饕不敢如此屬越所以示鄙人傾倒於兩君子之至而兼以示鄙人之不見外於兩君子如此也

送高閑上人序　摘中段

唐韓愈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

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而於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
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悤華桂宮盈滿甲館切以蔦鷟之奇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游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頭魚頸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頤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天台陶宗儀輟耕録云 宗儀字九成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画入神品其書法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晩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絶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二十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方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

卷持来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尔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鬻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

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闕易凡五七遍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書評

班固與弟超書曰得伯章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

徐幹字伯章善草書

徐翼與王羲之曰吾昔有伯英字張芝章草十紙過江顛狽即顛沛也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

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羲之曰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舟方當奉彼庭中置之帳裡片楷銅鈎時懸欹葉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董其昌云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為之以斂浮氣

○又云米家書與趙吳興各為一門庭吳興臨米輙不能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 趙吳興即趙孟頫子昂也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繇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衛夫人廷尉衛展之弟衛恒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梁武帝書評

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云云

梁武帝勅袁昂評書從漢末至梁有三十四人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甚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鈞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顔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長成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惲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

蓉之出水文采如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
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
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秦徵
史程邈（字元岑）善大篆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在獄覃思十年增減篆體易為隸書奏之始
皇大喜免其罪用為御史字勢屈強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
近瞻望無處不發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翔
未息翩翩自逝鍾司徒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芝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
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孟光祿書如摧岸崩崖人
見可畏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奉勑遣臣評古今書臣謂張芝經奇鍾繇

特絕逸少最能獻之先世四賢共數法若不藏羊真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若鍾繇書

意氣密麗如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黃山谷論書

余謂字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鮮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痕王右軍画沙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時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

書法序

永嘉姜立綱 字廷憲

文章雖好書札為先欲知字值千金須用心通八法點如瓜子中含萬象之光撇似屠刀

有斬千軍之勢捧暘烏而出海驅渴馬以奔泉直擬懸針穿破九霄之雲霧畫如横釗劈開太極之陰陽有往皆收無垂不縮撇夠快利勝斧鑿之鋒鋩挑剔飛騰賽鳳鸞之體勢左右若群臣之顧主轉折如萬水之朝宗筆畫勻調務要不踈而不密字宜端正須教無乘以無歪字字若星辰之磊落行行如錦繡之鋪陳草飛百丈之龍蛇真截半空之風雨造處神驚鬼哭寫時鳳舞鸞翔柳骨顏觔鍾情王態兼比諸家之格取其字體之中精通未易端楷猶難能倣法言斯為妙手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

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鍾繇弟子宋翼常作此書繇乃叱之翼三年不
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橫畫如列
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屈折如鋼鈎每作一放縱如足行
之馳驟草書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氣脉鈎連稜側起伏用筆亦不
得使齊平大小一等亦須篆勢八分古隸相襍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
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鼓而已

字彙序 摘

江東梅鼎祚 字禹金

字學為書以傳者無慮數十家要不越形聲之相益而已說文玉篇皆立部首一畢終于
亥是後或次以四聲或系以六書權以母子類族別生固未有顯言數者篇海從母以辨
音亦嘗從數以析類惜乎其本末衡決緒拾棘轄也

又曰古今之論文字者必原始庖犧氏之畫卦矣其初特一奇一耦以象陰陽故易者象也大衍以五乘十當萬物之數故又曰易者數也記有之字者孳也文乳也言孳乳相生而無窮也母之乳子伯仲者非其名數和子生始啼而可卜其終者非聲氣之元和魏了翁論易以經傳皆韻魏晉間有為易音者故六書之本在象形致變而最廣在諧聲蓋天地之所有形立助聲生參天兩地而數倚焉數生於象者也昔所稱易為萬世文字之祖者非也大要以形事意聲為體假借轉注為用古者六歲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周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教學與成以其序而成其材然實昉於易先（解釋雜紀內）後天之數也自經術與士率蹤筭而小學廢尉律不修薦紳先生矢口肆筆有不誤蹲鴟而鮮讀雎霓者幾何哉則是編也會文適用檢者便若指掌閱者曠若發矇誠同文之一助焉

六書（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声假借轉注也假借借字義而不變字音如兵甲之甲借為天干之甲是也轉注者展轉其義而注釋為也[illegible]）

正字通叙

嶺南廖文英

英不敏弱冠遊京師吳下憾學業未精并追覃思授較杓筵仕江右司理督學使侯黄戍先生即舉英主白鹿洞書院撫軍劉公直指徐公與太虛李先生協力綱紀方考道問業究心古文制藝竊致慨于字學之未全也今

朝廷不棄舊英復叨守南東符　撫部院董公甄育多士人文蔚興月日有課櫛比章句少暇更博採旁稽凡向所闕疑者與多士共討論性復健忘遇有所得輒筆記之閱三年虎虒成定本原以課兒及受業諸生耳客有請者曰古今文字如毛子既參訂摹纂求六書炳若日星豈終名山藏乎慨自羲画蒼字秦篆漢隸非不爛然可考後世繁趨簡便寖失其真他如揚雄班固諸書軼不傳獨許慎說文具杜然亦止象形諧聲而指事會意僅得其半轉注假借未深究也

迨鄭樵證篇象類雖詳于假借其會意轉注往〻自相牴牾又何惑于呂忱李
陽冰徐鉉徐鍇王安石戴侗倪鏜楊慎或撥摭陳說若故標誕生字彙行世矣
其間墨守正譌韻會二編罕所折衷又未嘗淹通經史與字學相發明或似而亂
真或略而未備學者無以定所從也今上經筵稽古設科顯俊每見奏疏偶誤
者必議制義字譌者不録正字一書蓋斯時之急務歟更為集諸名碩蒐六書
善本歴代字學暨方外釋道藏釐定釋詁孰是孰非使人知所適從庶幾從此
貫通義理交正陰陽不悖可通於天地先後一揆可通於古今水火木石飛潛動植之
微東燕西粵南脣北喉之别皆可觸類旁通于以上符
功令下裨承學盍公諸寓內俾有志者賫其傳也顧予俸薄安能遽授剞劂會
坊人鳩貲就板于白鹿洞因名曰正字通此實賴諸君子嘉惠後學抑無負後

先臺憲羽翼斯文之意云爾若謂集字學之大成則余又何敢自信後有作者尚精較諸

正字通叙

禮部龔鼎孳 禮兵刑三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

正字通者嶺南廖使君昆湖之所輯也使君生于瓊山且泉之鄉稟質絕異讀書破萬卷而確有本原高才明智曉習治忽之由壯歲遭世多故思以赤手挽回板蕩筮仕江楚間數上書言天下事大者如安撫左兵恢復袁陽請留漕米皆功在軍國與會所至横槊而賦悲壯絶倫當時在事如東川臨侯燕山諸老同聲器重之其才識實有過人者既時事不可為退隱靜楅洪文襄公特起之山中疏補要郡招撫三連八排諸徭傳檄而定望風稽首不煩一兵公楚粤腹心大患兩守要郡歷著奇績而南康則公三十年前且棠故地濂溪考亭白

夔巋然風教未泯也乃力新書院列規程以造士彬彬咸興起于學干戈甫息親藏俎
豆正身以表率之考朱陸之同異辯晰河東姚江之醇疵士趨益歸于正爰以其暇纂
輯是書屬長君仲玉持以示余并索弁其首予覽而嘆曰此學者之鵠的也天下
之義理統于文字天下之文字統於六書使君溯祖窮源上至篆籀賁稽博引旁
逮釋老一畫之細一音之諧證之數十家娓娓千百言不絕蓋博學而詳說之使天
下學者離經辯志之初即得其正推之今古之變物類之繁靡不得其通惟正則
通惟通則始歸于正反復辯難摧陷廓清藝苑之功不在禹下矣夫當事者謂
其目如鏡心如髮爲弘濟艱難之才此不獨是之庶績六籍亦有然歟讀其書予
益無以名公矣慨自儒者學分內外而名物象數嘗不能與性學兼即學士家者
書太說用傳來祺其道亦有二明習世務下筆湧泉檄命之選也而軍旅以之言

以載道華實交陳得失之林也而著作以之天之生才若有畛域從來文學莫盛西漢而當時即有羽書旁午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之異宋儒鄭樵有言修書之人未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才之難兼如此使君擧古人所難能而該括綜攬同條共軸一以貫之無不恢恢乎若刃遊于虛斤運夫堊抑獨何哉使君殆有得于格致之學者歟昔有問于考亭格物致知與世之博物洽聞何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夸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為己為人之分不可不察讀是書者將謂反身窮理乎抑徇外夸多乎不待智者而知也今書已懸國門即起諸先正而質之其有功於博約而非玩物喪志也明矣格致之學何以異是永藏之鹿洞為經史之副墨可也至於書學源流同異諸公

序備言之予可以不贅

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啟　元帝

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傍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悉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是王嬙之像

題畫

昔齊王問畫之難易論者曰畫神鬼易畫人物難畫人物而得其神氣性情笑語更難蓋神鬼莫覩其形無像可像人物時見不類不可類之故難若得其形象兼得其神氣性情笑語之姿則又造化生心消息在腕象外不傳之秘也

畫評

大曆中顏生以畫遊諸侯之門筆墨隨勢開決風神秀雅脫略時態不師法而自成一家

黄山谷曰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予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

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嘆曰使俗子為之人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画格與文章同一関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繪家画月必先染雲雲氣之深浅出而月影自出矣誰是画月染雲妙手

○後漢張衡曰猶画工惡画犬馬好作鬼魅 注云鬼魅無形故易作也

○慱古儀今端属名流法眼

○寫生家于肖貌中不失神似乃稱高手

○寫生枝則潤含春澤寫枯枝則乾裂秋風

○水石雲林縹緲風埃之外脫去画史習氣

○筆力遒勁立意高遠所謂神生画外者也

○天機所到超絕入化無筆墨痕真遒神侔手也

○其筆法超妙種種入化洵為百代画聖

○模寫形容逼似天然真千古絕技也

○筆法飄逸纖悉粉藻自成一家

○此画筆格遒勁淋漓變幻

○勃勃生動真足擅美藝場

○生氣欲動不會相與言笑者○

○擘腕則奇幻百出俱臻妙境○

○得心應手意到筆隨故造理入神迥得天妙此難與俗論也○

○天趣飛動妙在意外○

○精工牛鹿肉肌豐混毛毛輕浮具足精神脫畧凡格○

○孤標雅致別自風格○

○雲烟出沒山巒隱顯之態布置筆法獨步一時○

○山水神化精靈絕人遠甚○

○其為荊攢枝棘翎毛草蟲之類画法探微多得郊野真趣意氣神韻遠過于世○

○設色類生展布有法如韓幹之馬張符之牛僧傳古之龍韓太尉之鹿袁義之魚皆一時絕技○

○唐太宗選十八學士而許敬宗與其列如摘瓜手取之既多不容無濫

顧黯然畫譜序

金陵朱之蕃 字蘭嵎

天地自然之文惟画能寫其形而并載其理當其心會趣溢機動神流盤礴揮毫躍而舉造化之生意人物之變態風雲溪岫之吞吐卉木禽魚之發越有收之無遺而摸之曲盡者縑藤之數有時而弊要其神理千載如新然非深於此道者曷彙萃於譜牒中不惟散而無統且傳之易湮與其贗本之亂真孰若探真而猶存其似者哉黯然顧君炳西湖故族也君少而孤大父鍾愛其穎慧不欲苦以呫嗶之業惟出舊所藏名人墨蹟画片令其恣意探索之駸駸手追踪作者後遍歷名山延訪高士結茅吳山之麓技日益進比己亥歲應選供事武英流輩咸推服之以退食之暇搜羅故所見聞慨然謂往來於胸臆不若寄興于毫穎托跡于鋟鏤而公共於人眉睫之為快也乃悉舉唐宋勝國及昭代名筆之卓爾不群者極力摸擬屬諸名公系以賛述俾覽者因跡以契其

神按圖而并論其世不待博訪重購遐想力求而景物之勝位置之精象外不傳之秘亦既剖露無餘蘊矣夫世之工此技者未少有得輒侈然以大家自誇詡未有降心抑志惟前人之遺矩是遵而不敢少忽者即借逕問津自輔其不逮而惟恐為人所窺見已不得獨示其長未有一意闡揚昔人以開悟後學而曾無少吝惜者顥然之用心可謂公而有功於此道可謂慱且遠矣先大夫從顥然遊最久於顥然所自為繪事亟為稱許恨未見此譜之成帙而慎然為宇內之一大觀也梓成僭題首簡以諗諸四方具眼者共鑒賞焉

平淡居士金天叙 字玄洲

又序

古之人華巧力以呈神奇於陶冶若鼎彝尊罍之屬其出既久前是者數千年其傳彌遠循歷今日而其出且傳者自匪銷鑠破除莫可蹤跡即時而扃閟深藏亦有時

而摩挲於几榻未嘗不遑覩遑晦以永其傳而廣其出故夫賞鑒好事家蓄聚猶
易富而按圖索人其眼亦易乘獨画之出也較晚而其藏與傳最難自宣和集古極
盛已僅識秦漢姓名罕覩真跡其的存真蹟者幾昉傾陸諸人耳宣和到今又數
百年中經改革戰爭之故不可勝紀無論付祝融淪異域化烏有者什伍焉而殘
縑裂楮烟黯漫滅之餘能快人間之展玩者有幾其出與傳不敵金石之力也遠甚計
名筆之存遠遠今日者若唐若五代寥寥寫內慕泰等瑞符此不敢為贋抑無所
事贋也嗣後國手代興古不及近則椎輪大輅本質增華宋元諸藝以近故盛以
盛故傳惟盛且傳而出復稍近則其為贋者始銳于淆亂真者而画家初學益鮮窺古
作者之真而日墮惡道於是有復古救時之慮者為之象其模範而設其典刑此吾友顧
炳氏画譜所由輯也余嘗與炳論書與画等耳画之遠止於唐書之傳乃上遡秦漢非假

臨摹鐫搨豈誠盡見古人手澤哉今天下總求書于刻而獨繩畫以真是必有神物呵護
以壁畫之質而超于金石之上然後可以煥發舊觀而罔憾度不易得莫若倣書與器
之刻而廣諸畫使影立閣本諸帖傳古諸圖而為三則古今名畫其真者既得顯呈其跡
以益永其傳而贋者當前亦足以驗若操券洞若燃犀而不吾眩即其下焉而目力苦
短夢寐古人庶幾煙雲一過而未諧覩者尚得遨巡于方冊髣髴于形影而心慕手
追以漸次領悟于筆墨蹊逕之外頤乎躍然曰小子何敢讓焉會余里居六年被
召北上則生之一編成且繡之棗以布長安市矣生手是編謁余曰自炳之奉教于先生
而輯是譜也其行求丐貸以網羅今古而履窮足胝忘吾力也其腐毫渝瀋以冥
會酷肖而槁木死灰忘吾神也其指授剞劂而縷髮未精數寫數棄蓋上所賜
畫史飡錢盡斥以饗食梓人而主人逆旅食貧依然故我忘吾家也即不敢自詭茲

編曰垂匠石之繩墨也得無許我龔蕭相之冠屐復令覽者鮮顒墨戲乎哉顧無奈世之揶揄
者何而曰古人神也斯迹耳鮮嘲安出余曰子將應之曰毋輕言迹哉夫神在名物古筆載
焉迹也神在古筆茲刻載焉亦迹也嘗試求之臨池學書家將從真蹟求神耶抑
從摹刻求迹耶知神之未始離乎迹也則雖以是刻之迹佐畫之力之窮而繼其神
以並永金石奚不可之有顧生蓋嗒然憨枯自命有髮僧其藝奇人亦復奇嘗
手致千金施予立盡余過武林憐其夕售畫乃給朝饔飧尚方采錄徵入直廬鴻
都榮過在望矣入豔之且勉之乘遇自封焉生軒渠答曰浮榮胡豔長物奚封
必也其身後名乎顧安得尺素敫嚶使我緣而名諸異日曰虎頭三絕雲仍無似
紹絕一癡余聞其言尤偉之雖哉其不以一日自封而博名千秋也此可與事聖主備
執藝事諫者也為書而序之

覩黥然曰前賢論画定品格者有神逸能雜之懸技氣韻者有軒冕岩穴之辨

斯惟名流法眼乃足鑒古儀令炳也何人敢與於此竊師鄭公壽不立孫賢之

意兹編詮次多循圖繪寶鑑一以世代為序

又曰恭睹列聖睿思奎文揮灑翰墨游戲丹青輝映宸宇者往往有之而宣

廟為獨盛此如天章昭揭莫可形容不敢攀列太虚不同萬象

廣快書曰宋徽宗嗜画置画博士院集天下画師肄習其中每季考選一画狀元以唐詩一

二句命題一日試以踏花歸去馬蹄香衆画落花沾衣或沾馬尾足有一人不画落花止画

馬奔忙之狀而足後隨兩三蝶與蜂上批云此得香字之神也選第一又一日試以萬緑叢中

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題衆皆画緑丹内露一枝紅花有一人不画花草止画楊柳樓臺中有一

美人凭欄露半身之狀上批云妙鮮至此神技神技餘竟不知所謂動人春色也

○又云一人以十八學士一軸獻豪士其人甚賞之許以百金及數画中人止得十七却還之其人抱軸泣於途遇白玉蟾問以故玉蟾爲舉筆題其上云臺閣崢嶸倚碧空登瀛學士久遺踪丹青想出忠良手不画當年許敬宗詩字皆佳仍獲百金

○鶴林云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人者不能繪其情夫丹青圖画元依形似而文字摸擬足傳神情即情之最隱最微一經筆舌描寫殆盡吾且試描之以筆舌

○人謂胸中自具一幅丘壑方可作画余曰方可看山方可作文

○程正揆與胡元潤曰蕭疎數筆必意思橫溢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輙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程正揆字端伯孝感人　孫樵字可之唐朝人　雲林即倪雲林名瓚字元鎮元朝人

○又與胡元潤曰作画不鮮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綵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盖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又與惲香山曰繪事家多為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周折與胡元潤曰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画但貴人以喜導人以躁妄耶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画漠無所動見元潤畧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 ○又曰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當別置一座于青蓮花上雖今時毀既無庸讃亦不着然後世必有知元潤者

○徐文長曰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古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

○又曰百叢媚萼一幹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栖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懸入逸斯為妙品

○陳眉公曰雲山以皴法為主自然氣韻高古今人山似死灰樹如野薪南宮父子不免呼屈文人之画不在蹊徑而在筆墨李営丘惜墨如金正為下筆時要有味耳

王君寶繪堂記

蘇轍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

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于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荊公多矣 鹿門先生

玩物喪志君子所戒寓規於記有風人之遺 盧元昌謹識

感應篇圖說

朱之佐 翰林

古人有書則必有圖故左圖右書載在往訓他如豳風有圖流民有圖良言之不足則描寫以形容之使人如履其境若觸其容善惡具呈啼笑頓集所以輔語言文字之未逮也從信録載明大學士張居正爲講官學庸論孟皆畫圖以進又荊州守鄒迪光著有勸戒圖說摭拾前言往行善惡各百條繪以丹青壽之剞劂則繪圖之事由來已久且村嫗田叟字義莫明每有披覽畫圖乃求其故索其解因而得聞一善事睹一善言動一善念者進進然也誰謂此通世俗之繪事無裨勸戒哉 佐故不憚雕梨刻棗於感應篇中擇其日用尤切者繪以丹青刊成画條使愚夫愚婦不通文墨者觀圖而意解亦曉然於善惡之報警心惕目遠惡崇善遊於 聖朝化日光天之下人心日正風俗益醇朝多守道之君子野皆畏法之小人有治無亂永享太平之福此佐推廣許鶴沙

先生之意。非敢妄為簡畧。以滋罪戾云爾。

圖緯說

古人左圖右史。周禮輿地有圖。按方辨物。成都南都。亦各有圖。余嘗嘆當今有書無圖也。清豐列籍一區。何當彈丸。然成伯璵曾圖毛詩。想頓丘亦在阿堵。今且化荒城禾黍矣。未免有情。見且墮淚。余既綴米為山。以當臥遊。而縣治亦列布置。進民情於几席。應無嘆。堂上千里。堂下萬里者矣。披斯圖者。當作是觀。志圖緯。出清豐志

天地之大德曰生。古之聖人。体天地好生之心。憫黎元之疾厄。作靈樞素問以明其道
設針石藥餌以主其治。厥旨深且遠矣。後之医者。闡微抉奧。推而廣之。如秦之越
人、漢之仲景、晋之叔和、唐之思邈、宋之河間、元之東垣、明之丹溪、各擅一家之長。咸出
驚人之技。以為千世法。等而下之。不可僕数。總不能外軒岐而別置一理也。
某章句書生。遭時不偶。生今之世。安可一無表見。甘同木石而湮滅不聞乎。因思范文
正公微時自禱。達為良相。不達則願為良医。其心仁矣。余惟濟人利物。莫過於医。
文正公先得我心而取法之。于是擴列聖之精微。闡百家之秘奧。取其卓論之所長。
以合百病之所宜。自傷寒以及襍症。明堂以及形景。針砭以及藥石。莫不窮源極本
以参究之。或言有未周。間出己見以補其遺。或理有未明。悉所未發以詳其義。然
亦不敢凴臆自是。猶必質之先輩。證之同人。隨症推敲。以成可讀之書。蓋欲延医者。

業医者。均可記誦以矯趨時之弊。而各神其效也。

扁鵲傳云。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之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踈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

唐許胤宗名醫也。人問何以不著書。曰醫者意也。意之所解。口莫能宣。脉之深趣。不可言傳。

東漢郭玉和帝時為太醫丞。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下。毫芒即乖。神存心手之閒。心可得解。口不可得言。

易經云。無妄之疾。勿藥有喜。

史記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

柳公綽太醫箴曰。醫之上者。理於未然。

柳宗元賦曰。上医療未萌之兆。

○稽康養生論曰神農云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稽康養生論曰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言諱疾忌医以致医者治而無功也

○左傳云齊高強曰三折肱乃知為良医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 言人九次折臂更歷方藥之多則成良医也

○禮記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商君傳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白樂天曰萬病皆可治惟無治老藥

○元衍冲謂狄仁傑曰願以小人充一藥石可乎

○蘇東坡曰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道吾和尚一鉢歌曰無可離無可着何處更求無病藥 藥是病病是藥到

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幼多病。故以百藥名。

黃帝內經序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
國子博士高保衡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於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為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斂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註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

其道晻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書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旹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亭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柰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淺見薄識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矣頃在嘉祐中 仁宗念 聖祖之遺事將墜於地迺 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 臣等承之典校伏念旬歲遂乃搜訪中外裒集衆本寖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 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於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支或泝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繆誤者六千餘字增註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義於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於未兆施於有政可以廣生於無窮恭惟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於壽域矣

內經集註序

武陵張志聰

五帝以上有書乎曰無書也無書而實肇書之蘊也五帝以下有書乎曰多書也多書而實淆書之傳也夫無書而肇書之蘊多書而淆書之傳則作與述之相為終始不可誣也聿稽五帝首自庖犧仰觀俯察近取遠求而八卦以通昭然為明道開天之祖嗣後伊耆斲耜揉耒教穡辨物而百彙以明煥然為養生達性之主厥傳公孫上稽天象下究淵泉中度人事以人之五行六氣配天地陰陽以天地之四時五行應人部候洞然為是垣徹微之宗是三聖代興而三墳之義著三才之理備矣然羲皇畫卦而文辭彖義姬文周孔刱始於前李邵陳朱闡明於後而開物成務易道遂歷千古而不晦炎帝察林而金石草木品上中下本經以傳別錄圖經綱目以著而補遺增闢方書遂行萬祀而無斁獨素問一冊帝與俞跗巫彭諸臣論次一堂所詳者天人一原之旨所明

者陰陽迭乘之機所究研者氣運更勝之微所稽求者性命攻盪之本所上窮者寒暑日月之運行所下極者形氣生化之成敗開闔詳盡幾無餘蘊然其中論生々之紘居其半言災病者次之治法者又次之蓋欲天下後世子孫氓庶勿罹災眚咸躋生長聖教不啻乎大哉第經義淵微聖詞古簡苟非其人鮮有通其義者即如周之越人漢之倉公晉之皇甫謐唐之王啓元以及宋元明諸名家迭為論疏莫不言人々殊而經旨檃括者或以一端求之經言縷析者或以偏見解之經詞有於彼見而於此差隱者或以本文詮釋而昧其大原經文有前未言而今始及者或以先說簡脫而遺其弘論是皆余所深憫也 聰輙忘愚昧竭力覃思自庚子五載註仲祖傷寒論及金匱要畧二書刋布問世今復自甲辰五載註釋內經素問九卷以晝夜之悟思印黃岐之精義前人咳唾概所勿襲古論糟粕悉所勿存惟與同學高良共深參究之秘及門諸弟時任校

正之嚴剞劂告成顏曰集註蓋以集共事叅校者什之二三先輩議論相符者什之一
二非有棄置也亦曰前所已言者何煩余言唯未言者亟言之以俟後學耳詎敢追康
節希彝通易之秘隱君睿相搜藥之遺以自附古人也乎雖然人憚啓闢世樂因仍維
詩有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然則天下後世之譽我或於此書天下後世之毀我亦或
於此書余何敢置喙夫亦以見志之有在惡容矜慎哉

古今藥石叙 係警省勸善之書

栗菴宋纁識

萬曆癸酉余釋負抵里有客荷衣蕙帶揖而知余曰荃芷盈庭薋菉屏谷子何病焉而遽求田問舍乎余應之曰僕病膏肓非子之所能知也客異之余因出是編以示之曰此吾治病方也知方則知病矣客覽既乃懼然易容曰子之病天下之通病也其方古今之良方也盍公諸曰茲吾志也錄以授之客再拜杖策跨驢而去期十年病愈結社於終南之陽余挽之不可得乃歌以送之曰洧盤可濯兮窮石可舍青松為蓋兮馬可緤纕未鮮兮言已結

荃芷香草也 薋菉惡草也喻讒佞出離騷薋音慈

古今藥石叙

巡按真定等府監察御史巴郡虞龍甫汪言臣撰

傳云上藥養命中藥養性又云上医医國此何以稱焉盖栗菴宋公於中山授古今藥石二卷余讀一再過則皆所謂苦口而利於病者津津乎有味於其言公云吾

居商五十年著此吾所採惟吾病所須藥物耳雖然參苓滿篋何疾弗瘳豈可長令爲公禁方秘而不傳也余嘗聞軒轅氏以道之精華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其旨多得於岐伯俞跗之儔所謂若性命醫國者是已試飲上池之水以讀公之書則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杭毒尉而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雖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湔浣腸胃漱滌臟腑練精易形無不可若懷此於身足以養性命矣公此於人人足以醫國矣蓋公嘗遊燕韓趙魏吳宋之區多方以躋斯民於仁壽乃復善息十年而精其術豈直三折肱殆九折臂矣旦暮坐而論道其以軒轅氏之岐伯俞跗歟余稟弱而多病苐不能諱疾請以公之書嘗繫之肘後

案杭毒尉　案按同杭作抗拒之抗毒音同尉音畏從上按下也

古今藥石跋

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副使豫章彭煒

大中丞栗菴宋公諸所裒古今藥石大都彷彿衛生經之遺乃核而闡淵而適俗縷析而易鏡毋論達官顯相林叟墨夫閒一味之揀然有中其骨髓弗覺瞋眩自失竊意衛生經當不若是效也余所患膏肓朝夕瞑眩得公之藥石不啻若拱璧然昔季梁疾問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重貺謝去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繇自今余其為季梁乎因筆之以語同志者慎無若南榮趎飲藥加病為也迺公日且大拜展醫國手欲世淳和而華胥之則侍御汪公已論著云

古今藥石跋

大名府知府膠東趙慎修

侍御汪公按天樵一日出督撫宋公所録古今藥石授副臬穆公示余梓梓成侍御執筆弁諸簡則告余曰茲禁方也不宜無言余故不窺軒轅之秘夫又何言雖

然亦嘗聞腠理骨髓之喻於扁鵲氏向使桓聽其言蚤為計則病可已彼何至望而走乎今涉世之夫之不為桓者無幾矣夫彼豈不欲慶乎不逞之度遊乎無端之紀而卒迷惑沉痼以沒其身則何以故障存爾去障之故舍公之藥石曷欲哉蓋公夙昔嘗試醫國手所在壽國壽民已而高蹈且十年所得上下古今得失善敗榮辱福禍終始之歸奚啻視見垣一方人茲應特旨復秉鉞六郡旦夕且調鼎弘濟區寓其所為藥石蓋發軒轅所未發者循其方勿藥有喜不然鮮不為扁鵲之所驚矣魯公扈趙齊嬰請攻疾鵲以換心之說進已剖胸易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返其室妻子勿識嗟嗟夫攻疾當如是也余亦有痼疾請遂以公之藥石換余心

古今藥石後跋

大名知府陳簡

古今藥石、今大司農公宋先生輯簡甫至天雄即得先生是輯披拂再四悉採今古之精華採軒轅之妙訣萃上方之奇品攻世人之膏肓誠哉為藥石書簡每取書中語質以自己平日所為未嘗不竊竊汗下蓋愧與相盡者衆也因思先生立朝行政持身率屬事事俱有成法且端毅嚴正人魯不敢以私干識者咸仰為明朝良輔則是輯固先生之所已試而熟味者且將以覺天下也簡不敏敢不敬服先生之訓以珮之終身且以廣諸同志云

以筆墨與硯比並說來體製潤天而意味悠長鈍者壽靜者壽自是正理說古硯無一字不襯貼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于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体以靜為用因硯以發之首二句謂氣類之同次却表其壽夭不同第三段品量二物之壽夭第四段發明林

用。第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三句、斷盡本意。

○字不滿二百。而立意命辭。轉折委曲。如此。殆胸中寥廓。吞雲夢八九者。

贈清豐縣史傳吾壽人福世序 代正亓侄

章蔭

昔如来世尊發十二大願欲以一身為藥使大地衆生舉安自在之樂又范希文少而自禱予若不得為宰相願為良醫夫佛乃天人之師相係君民之望何廼而與醫屬乎蓋佛者慈悲世道者也相者鹽梅世道者也醫者藥石世道者也於物皆有所濟故邑有良醫猶國有賢相世有活佛焉世有活佛人莫不敬之禮之國有賢相人莫不視之頌之邑有良醫又曷可不表之揄之以誌厥不朽之盛事哉傳吾者頓丘良醫也家世耕讀老成自持不作苟且每於三指之下溥濟人利物功德不論富不計貧有求則應有應則效如洪波之寶航濁世之金篦焉故感佩而口碑者遐邇閭閻戊戌蒲月余為造化小兒所苦幾莬起色公以一劑投之二豎竟奔遁藏跡噫嘻業醫者多矣彼杖履追隨勿惟不克為盧扁肖子即獲免庸之一字亦庶幾耳何公獨接黃岐上上機以國手著豈君臣佐使之閒果有青囊金匱之玄

秘歟然功殊者報異德厚者流光再觀夫而國器長以武畧列名黌序文步武箕裘不墜佛心相業之傳他日鷹揚之烈於此可定次以幼齡而擅聰穎翩翩玉樹已覘千里之駒雖云作求有素寧非三指積累之所致乎然則今日以公為活佛可矣以公為賢相可矣實諸本分仍以公為良醫又無不可矣何則畧名言實於物皆有所濟云爾苗繼經亢旱之慮而始感雨露之恩人繼經膏肓之痾而後知醫藥之善余因感佩中人也敢勿口碑之而設公懿美哉慙不能成文因祖述其始末以為贈

摘友人賀先君序文中段

粤自古聖有作而醫之為利也溥矣既癈而起之瀕危而安之幾死而生之使慈父孝子無遺恨於迫切之際者醫之功也苟非其人道則虐行理則昧謬偏執嘗試其於望聞問切之間君臣佐使之內溫涼寒熱之中一失而不可救者多矣名曰生之而實死之名曰

安之而實危之名曰起之而實廢之謗觀今世克以神奇精妙之仁術真足康濟民生壽人壽國如曦宇章公者幾何人哉盖術既精則活人也必衆所活衆故人之感也獨深感之深則五内皆報恩之物宜乎恩斯不忘而口碑勿替也

陰陽醫學記

國子監丞閻禹錫

開州陰陽學醫學舊址相隣在州治內義坊通衢之東自國初政簡未
遑建因循已久天順壬午秋太守下車首視廟學兩廡櫺星門神廚
明倫堂號房暨壇場城隍祠察院公署養濟院之類皆次第繕理煥
然一新人和神悅百廢咸舉又慮陰陽學乃天道民故吉凶悔吝之所關
醫家衆庶壽夭安危之所寄棟宇弗設師生焉聚遂于諸作之暇
集材鳩工各為堂三間中置一廈前為公門後繚周垣經始于成化己丑
孟秋既望落成于是年孟冬念日太守因卑寮寀與諸文學往視之
先進陰陽師生而告之曰神經恠牒玉策金繩闡扃明靈之府封縢瑶壇

之上者吾不得而知之矣至乃河圖之文洛書之數開物成務趨吉避凶語臣
惟忠語子惟孝者則當用心也後進醫學師生而告之曰五運六氣之奧金
匱玉機之秘吾不得而知之矣至乃五藏之生成脉要之精微經絡標本
離合真邪則當用心也於是二學師生合而謝曰學所久廢公能新之學
術久蕪公能發之敢不夙興夜寐永承無斁復屬鄉進士劉輔相之倫
述本末走書京師蘄余為記既嘉太守修建有次又嘉勉之以正學於是
乎書太守諱歟紹興上虞謝公名鳳字伯儀庚午鄉貢進士云

閻禹錫洛陽舉人景泰中任州學訓導博通五經敦尚行誼克振師範
曾修郡志歷國子監丞陞監察御史提督畿內學政乃薛文清公門人也

萬病回春序

歸安鹿門茅坤

古昔喆王御極天下熙熙焉如登春臺此曷由哉太和融液淪肌理浹腸胃其時六氣不侵而災眚不作稟氣含生之屬靡不百體堅強而相愉佚於老耄耋期頤中世虐政日逞上薄天和而民乃有夭殤疵札自非診脈候治方藥霜露之恙罔所底止矣故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金谿雲林龔君用醫術世其家間行遊大梁值疫甚所全活無算闔境諸醫俛首而出其下語具洪中丞序中故嘗著古今醫鑑其聲在薦紳藉甚已而閱歷益久術益神蓋幾於見垣一方而搦髓揲荒爪幕浣腸者已乃網提臚列彙為奇方八卷自題曰萬病回春夫春為生物之府舉跂行喙息悉沐艷陽乎大造而若其性王者體天之元布德廣惠以是天人合而春意盎然充溢六合然非得賢相提衡而調劑之其於幽崖窮谷亦不能畢達而無壅閼士君子志勤康濟顯則賢相而調元晦則良醫而已疾蓋

非敢必之遇而能必之仁心之無不徧故曰上醫醫國其次及人茲按龔君所撰次與其功施大衆

固國醫也今天子方垂憫黎元而萬方喜更生之會益得龔君之術行其於春臺之化不

大有裨哉梓既竣龔君之嗣對峯周君千里肅帛屬序於余余喜越人之再興而

其名不可令蕪沒而零落也遂為一言弁其首以俟他日太史氏錄方技者之採

又摘錄刑部尚書臨川繼峰舒化萬病回春序中段

夫天之仁愛物靡不欲其皆榮而無瘁皆息而無消顧闔闢相乘時序固然而特有春之回焉則瘁者榮消者息天心之仁愛始見至若人之一身安全生養者其常而疾病瘵痾亦勢所不能必無顧所恃（御）醫藥以救療之調攝之而世多庸庸匪徒無益而反害之即有欲知醫以事親研求以衛生者猶然苦無蹊徑迯迯（古往字）不能窺堂奥於萬一豈是夭札罔濟而太和春溫之風不可復覩良為仁人之所隱也

○按史遷傳扁鵲本出渤海姓秦名越人

摘金谿龔雲林廷賢萬病回春序前段

余弗類齠齡博載籍有志效古良相佐天子調元化登生民於春臺和煦之境壽以數
奇譾劣弗售遂卸仕晉於春雲林麓之濱賴家大人以醫學鳴世起家乃世其傳思叨
克為良相贊廟謨以壽國脈則為良醫診民瘼以壽蒼生雖顯晦不同而此心
之春生均之有補於世道也顧醫之道大矣醫之書博矣自軒岐出而內經作世之譚医
者宗焉倉越而下如劉張朱李各擅專門非不稱上乘也第其書浩瀚微淵未易
窺測且執滯者不能迎刃以中其肯綮往往投之非瘥反以重其膏肓嗚呼殆矣
欲其起死還生使萬病之回春不可得也可歎哉

廣快書云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醫十年病天下無一可讀之書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精則得之

又序 錄前半

明周藩海陽王朱勤烇 號崑湖

嘉靖丙辰歲六月十有一日世宗肅皇帝遣平江伯陳三讓偕諸司持節授冊龍衣封余為王時值溽暑秪力事罔恤勞瘁症中痰火頭眩喘嗽膝趾腫痛不能動履四時作苦楚莫禁徧延諸醫治皆罔効誠隨痼底也幸天假良緣遣金谿龔生雲林以應撫臺洪溪袁公之聘即沐邸獲與刱識叩其學術為迺父西園公家傳醫業鳴世久矣余忻然景慕遂隆禮幣延生為入幕之賓生感其誠乃曰司昔醫者務為良相佐聖主成雍熙之世醫方脈者務為良醫躋生民登仁壽之域余切類不克為良相以光輔太平願以良醫濟世保王躬享遐齡增上壽以永國祚復沈潛胗視植方投劑獲効如響不旬日而漸離榻又旬日而能履地又旬日而康復如初三十餘禩沈疴一旦而全愈之噫亦神矣哉生其聖於醫者乎

胞與堂丸散譜引

雲陽張 夬 號揖山諸辛未進士

夫医之為道理與法而已非理無以立論非法無以立方有方無論何以識病有論無方何以模倣余友九有氏之丸散說祖述内經羽翼本草其理其法真昭揭如日月矣使人人知方在在鮮劑將並菽粟以行于世而與天地相終始者哉余甚珍之詳為披閱請付剞劂為諸因題其譜曰揖生秘剖後贅數言於簡端惟愧揚搉之未既

吳興陳肇英書于揮羽堂 辛未進士

又

家大人及余皆好軒岐家言因與（九有民善）九有氏美秀而文旁精于医而一片婆心自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嘗名其堂曰胞與戊寅冬以所秘授方及已秘創者指出而詳說之其于揖生之道可謂一剖無餘矣且鐫之成譜以公諸人其利濟之心抑何溥哉使人人操是心以行則吟域化鄙吝消沴戾不作舉天下後世皆蒙其澤寧直一方一時已耶胞與之名良不虚矣

又

夫医世所傳陰功豢生居半者也龍門太史叙秦越人淳于意之奇至己而惜其身之不免何也豈其擅一技瓔、姝、因之罟利肆欲所謂以藥石鍼砭和天地之乖沴輔人事之不及者未講也余友洪九有以碩儒攻医探諸經驗奇方悉譜而詳說之付梓行慱濟域中疾苦真所謂民為胞物為與之盛心也

又

竊聞目者太乙之精也左字英明右字玄光司之者左則有王子喬右則有赤松子藉或昏眊至抹瘵豈易言哉余友洪九有氏探奇方于東王父啟矇開瞍不下千百十人而猶憾其軫之：法隘也乃以時後神授者付剞劂以廣其傳蓋欲避陬僻壤之悵：莫之者有鑄之以良睛也然其功直侔西竺金篦匾、捋蓬澥之秘與喬松爭治者又不足言矣豫章江泰拜手題丁卯舉人

女科百問序

烏程閔齊伋

為軒岐之言者曰寧醫十丈夫不醫一嬰兒寧醫十嬰兒不醫一女婦夫然則女病之效於醫而獲比於丈夫之數者百人中不能一人耳彼九十九人者何如哉第人耳非九十九人之難為治也蓋醫之候病止於四術而切脉為下然望聞問三事可施諸丈夫嬰兒而每窮於女婦彼朱門艷質青瑣靜姝蹙笑莫聆色笑誰覩望與聞既以嫌遠矣所恃問之一道而其受病也不於狀第不可說之地則為悒鬱莫能喻之情其為證候也非關經產即屬帶淋可云某事曾否有無其處如何痛癢其物是孰色狀問之則醫危不問則病危雖然胡可問也於是病者擇言而授姆媪姆媪展轉而傳語主人主人未言先赧其面欲言更怨其詞為三變而成句尚有真病入於先生之耳哉三指之下所得幾許又

安能淺深細按如丈夫嬰女兒之得從容談笑以究其故也無已而為之説曰醫者意耳夫舍四術而至求之於意無惑乎其難之也矣南宋齊公重憫此情設為百問次以受病之因次以治病之法有不可問者百問問之有不便答者百答答之使人自曉其因而人自諳其治可無煩先生之三指也詎不賢於四術也耶故女科之書充棟皆活一人者也百問成而九十九人者生矣

又序　尚寶司卿許　穀　嘉靖進士

齊仲甫先生在宋為醫局教授分治婦人一科嘗譔女科百問二卷產寶雜録藥方一卷往藏於吾鄉少司馬容菴金公家誦齋翁取而録之每遇國中女婦諸證凡與所問答相合者即用其方療之靡不立效嘗語大保石岡公曰此書有功濟陰盍梓之以傳大保歷宦南北宣猷不暇幾欲成翁之志不

果茲同鄉小石君疏元之聞因檢故篋始取而刻之曰此吾祖父志也刻成持以過我屬引其端余惟醫家立論處方書之種類多矣自黃帝岐伯設論反復詞簡義深是為醫學之祖嗣是專門名家互有撰著大抵遡其意而推衍之其實不能外軒岐而別立一說也顧人生疾病殊科而婦人所患比之男子不啻倍蓰矧胎產前後防閑不密調治失宜則禍在瞬息然則先時預待臨證考求安得易易圖之顧其立論處方散見各書中者非不明白簡要而條理節目或者未詳以此見聞不廣學者病焉仲甫在當時專領此科乃深求玄理廣集舊聞撰成此帙用心良苦觀其借問答而推厥致病之由據辨論而立以療治之法論非無稽法咸有據要之萃前人之意而間以獨得之見參焉豈非婦人科中之至寶者歟昔人謂不治已病治未病以論胎產尤為

要語余覧是書卓有源流深探標本蓋不專恃湯液以為幼者學者能
考其答問之意取其方而斟酌用之其圖難於易轉危而安有補造化豈
其微哉此固先生所望於後人而亦詡齋翁濟人之本意也翁姓王氏名綸字
廷言為吾鄉前輩碩儒以太保公貴迭受崇封饗食有遐算流慶哲孫克
世其家乃同卿致位通顯勇退完名今惟閉門緝學日以繩武繼志為心茲
刻亦繩繼之一端也

又自序 録前半　齋仲甫

醫道肇於上古經綸著於往聖治醫設官始於周於是聖王好生之心良醫
生生之道達於天下後世矣周末秦越人尤善其事至邯鄲即為婦人醫婦室
專科其昉於此乎然未有成書也濮陽李師聖施郭稽古產論二十一篇盛行於世而

產前無方至巢氏病源證詳而方不具太平聖惠有方而雜見外此則未有聞也
史所載錄婦人嬰兒十九卷楊氏產乳集驗三卷皆有錄無書婦人受病比男子
倍多而難治況產蓐尤為急務命繫須臾可不詳謹哉恭惟聖朝列聖繼
承念民疾疢創學設科各有專習回視成周不惟其官惟其學不惟其學惟其
科於是婦室始專科矣可無成書乎

龔雲林壽世保元序

龔諱廷賢字子才江西金谿人 刪繁入錄

大學士新建張位撰字洪陽

余鮮綴歸卧林麓問於故篋中取醫鑑回春仙方神彀諸書時披閱焉惋然歎曰奇哉龔子
術至此乎其用意良博其濟世之念良殷且善也余誠慨慕冀所明過之矣乃一日瓢然來謁
余輾然喜甚徐揖而進之領畧緒論津津名理悉皆湊底芝蘭也廼龔子復出秘書十卷
以示余命名曰壽世保元余反復玩視見其立論高著方妙其調治療理核實而有法發諸

名醫之所未發傳諸名醫之所未傳大都九折臂而成真得醫門家鉢矣夫醫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理達不可任非廉謹淳良不可信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世之後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度節氣而候溫冷審脉理而合輕重必參知而隱括焉斯善矣雲林龔子身儒行之粹美濟醫道之聖功固回天國手所藉以上培

聖天子之元和而下登斯民于仁壽之域者也儒林有首善之才其獨步者命之曰國士醫林亦有首善之術其十全者命之曰國手龔子者得不稱為國手而當國士哉得不稱為國士而寔國手哉以國手彙成國醫之集故分門別類靡不具悉遡流窮源靡不究竟起死回生靡不效驗將前登岐黃後媲劉李自俞跗涪翁而下卓爾無與儷矣集成付剞劂氏公諸寓內則遵而守之可以壽一人亦可以壽千萬人推而廣之可以壽一世亦可以壽千萬世其所裨益寧以衆計年筭哉余故善龔子喜其集成而啟後洵有地也特為之弁言簡端